從文學觀點看 雜阿含經中的譬喻

蘇釗琳

緒言

佛世之時，佛陀教誡悉以口傳，而不以文字立言。佛滅後，以經律爲師；爲求其廣佈人間，持而不失，純而不雜，則有賴結集。上座問答，誦出經律，歷經大衆審定編次，乃漸成文字記載。而如「說文解字」所謂：「文者紋也」，凡是一種經過修飾刻畫的語句，就成爲文；在修飾刻畫的過程中，有種種手法。在中國有所謂的賦，比、興；在印度佛典有長行、重頌、孤起（修多羅、祇夜、伽陀）的區分；在現代修辭學中更有感歎、設問、借代、譬喻、象徵、倒反、對偶等不同的類稱。雖則如此，其目的總不外是通達文句，加深瞭解，以達到廣傳流佈的效果。

譬喻，在佛典中從來都佔有很重的分量，十二部經中的第五類就是譬喻。因事興感，取譬說法，而智者依譬得解。故可以說，在佛經的宣講傳佈中，譬喻往往是最吸引人、也最易了解的一條方便道。下文就從譬喻的這個角度來看「雜阿含經」。

譬喻目的與效果

譬喻本是一種「借此喻彼」的修辭方法，凡兩件或幾件事物有類似的地方，而可以用那類似的地方來說明的，就叫做譬喻。其理論架構是建立在心理學的類化作用上——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。通常是以具體說明抽象，以易知說明難知，使人在意趣的轉折中恍然大悟，而得到理論的滿足與情感的信服。

「墨子小取篇」：「辟也者，擧他物而以明知也。」

「王符潛夫論釋難篇」：「夫譬喻也者，生於直告之如海，歷刼不思議。」；「藥師琉璃光如來功德本願經」：「此日月輪，可令墮落；妙高山王，可使傾動；諸佛所言，無有異也。」；「地藏王菩薩功德本願經見聞利益品第十二」：「吾觀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刼說難盡。」等，都是常見的好例子。「雜阿含經」中類似這些，爲數不少，下文即分類介紹「雜阿含經」中的譬喻。

雜阿含譬喻數例

譬喻是由「喻體、喻依、喻詞」三者所組成。喻體是是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，喻依是用來比喻說明主體的另一事物，喻詞則是聯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。因爲喻體和喻詞都可以省略或改變，所以產生了明喻、隱喻、略喻等許多不同的譬喻情況。以下即從「雜阿含經」中分別擧例略爲說明這幾種不同的譬喻。

(一)明喻

喻體、喻依和喻詞三者都具備的譬喻叫「明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五四經」：「譬如有人溺水能救獲，彼能就迷方示路，闇慧（一作惠）明燈；世尊，今善說勝法，亦復如是，顯現開發。」

「雜阿含第二三六經」：「譬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爲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滅，彼比丘亦復如是，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」

「雜阿含第二六一經」：「譬如士夫，手執明鏡及淨水瓶，自見而生，生故見非不生；是故阿難，色生，生故汝見是。」

「雜阿含第三九四經」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；如是比丘諸法，亦有前相起。」

(二)隱喻

具備喻體、喻依，而喻詞由介繫詞如「是」、「爲」代替的型式，就叫作「隱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五八七經」：「乘寂默之車，法想（爲）密覆，慚愧（爲）長麼，正念（爲）羈絡。」

「雜阿含第九八經」：「信心（爲）種子，苦行（爲）時雨，智慧（爲）時（作犁），慚愧心（爲）轅。」

「雜阿含第一一〇經」：「諸星月（爲）最，諸明日（爲）最；十方天人中，等正覺（爲）最。」

(三)略喻

凡省略喻詞，只有喻體和喻依的譬喻叫做「略喻」。例如「雜阿含第二五四經」：「善調琴弦，不緩不急，然後發妙和雅音，……精進太急，令人掉悔，精進太緩，令人懈怠，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。」

「雜阿含第一一〇四經」：「母子更相憂，牛子憂其牛；有餘衆生憂，無餘則無憂。」

「雜阿含第一一〇經」：「我論議（一作義）風，偃草折樹，能破金石，調伏龍象。」

(四)假喻

此類文體實在不能算是譬喻，既無喻體，也無喻依；雖也用「譬如」字眼，卻只是擧例性質。如「雜阿含第一一〇經」：「譬如士夫，刈拔茇草，手執其莖，空中抖擻，除諸亂穢，我亦如是。」

以上四種明喻、隱喻、略喻、假喻，其中以明喻所佔比例最重，約爲「雜阿含經」中譬喻的五分之四。雖然我們說法體實相只有一個，但其「相」、「義」卻有萬端，且爲了適應不同的根機，對不同社會階層，與不同教育背景的人說法，自需廣開方便，多方譬喻，以使人得到「因譬得解」的效果。

譬喻的價值

佛經中譬喻用得很多，要「因類取譬」，就需多方廣泛涉及當時的器物、植物、社會習俗及政治制度等等。因此除了直接的文學價值和宏法的效果外，我們還可以從其中得到一些意外的資料，帮助我們由側面去瞭解佛陀時代的種種環境，而對某種教說的產生有較充分的證據。另外或許也可因某種器具植物的特殊地域關係，讓我們在考察說法流傳路綫時，增加了輔助資料而得到一些新證據。這都是面對譬喻時，可以擴展眼界來看的。

像「雜阿含第一一〇經」提到很多當時的職業，「雜阿含第二七〇經」提到許多植物，「雜阿含第三七三經」說當時的政治與刑罰制度等等。都是很有價值的研究資料，是我們在領會義理之外，可以打開的另一隻眼睛。

結語

法海一味，點滴是鹹。「阿含經」本身即具有許多不同的趣味與風貌；在義理上它不只涵蘊了佛陀的根本教理，亦且有今日所謂「大乘」的思想淵源。在文學上它更是一部情理並茂，感染力極佳的作品集。從「譬喻」這個角度來看「阿含經」，當然不是深入瞭解「阿含」經義的唯一方法，但若論生命的體驗與品味，則仍不失爲一可行的途徑。

請於閱讀本刊之後，如不保存，轉贈他人，功德無量！

生一的父家

莫佩嫻

家父往生三個星期，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，人家說「身後哀榮」，而我家既非豪門，也無顯爵，八十八歲的老人能夠在自己家中安詳往生，那身後又有什麼「哀榮」可言？雖然如此，即使莫家子孫不肖，但他老人家在佛教界中，也是人人皆知的老者，直到如今仍然有許多人來信索書，問東問西，寄賀年片來拜年，甚至也有人打電話，或親自拜訪，送來大包小包的東西，叫我如何應付？倒不如定下心來，爲大家作個簡單的報導，藉以答謝各位對他老人家的關懷和愛護！

一、我從小與家父的感情特別好，母親說他帶着我到處跑，那是因爲我是傻傻的，不大愛講話，也從來不會哭，只會用眼睛瞪着他看，直到如今五十多個年頭，都成了他的貼身侍婢。其中的原因是，家父一生不慕榮利，只在佛學上鑽研，而我也是如此，佛法第一，生命第二，衣食第三，因此父女氣味相投，就永遠生活在一起。

二、家父愛講佛法，又愛寫文章，在生活上是不拘小節，而我也是如此，懶散成性，交人不準，誰也不會喜歡我。

三、家父年輕時在香港讀過幾天的英文，而我也曾跟姑丈讀過幾本英文書，於是就膽大包天做起翻譯來。

四、家父最愛讀楞嚴經，所謂「自從一見楞嚴後，不讀人間糟粕書」，我也覺得此經甚富哲理，可以多讀。家父退休後，天天埋頭苦幹的把它譯淺，而我也天天爲他供養衣食，爲他潤飾，一讀再讀，有時爲着經文上的意義，和遣詞用字，父女會爭論不停，他的主見很强，我終於屈服。母親說：「你爸做事，有頭無尾！」而我做事，看準目標，不變初衷，因此他的作品多年來都由我保管、收集、印刷成册。他見我印書，也引起了興趣多寫，於是煮雲法師笑着說：「您們父女在競爭，有好戲看！」人生本來如戲，如今我們這對「父女檔」也要拆夥，而煮師自己也先走了一步，這就是無常的寫照！

我爸身體雖然不能說是强壯，可是一年到頭除了傷風感冒之外，從來沒有進過醫院或是生什麼疑難雜症，據他自己說是不亂吃東西的緣故，因爲「病從口入」，而我却認爲是，無生活負擔，精神壓力所致。

近年來因爲印贈佛書，常常忙到深夜，拖個榮籃，每天往返郵局幾次，以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，尤其是一生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的他，怎不累壞？我說您不要急，待我星期天一車就送去，可是他做事太急，要人人都能先睹爲快，我爸眞是爲佛教而鞠躬盡瘁！據說本來可以活到九十六歲的啊！

從前年起贈書都請人代勞，自己終日關門閉戶，深居簡出，常常往床上躺，我想這是老年人缺少鈣質的關係，原來是腎臟衰竭，所謂的老人病！而這年來，又因氣管、肺部不良，痰也特別多，導致不可收拾的地步！

最近忽然服藥不能起床，正在接洽幾間養老院，準備送院的前夕，却搶先走了，連我都以爲他安靜地睡着，不敢驚動他。

當晚也是彌陀聖誕的前夕，許多法師和居士都來助念，尤其難得的是，台北的九位大喇嘛也剛剛到台南，立刻來加持，其中一位是甘波巴活佛轉世的。這眞是殊勝因緣！

火化後在骨灰中雖然沒有看到那圓陀陀、五色繽紛的舍利，但他的頭蓋像安全帽般，整個和盤托出，甚爲稀有，也待研究。

還有更稀奇的，那頭由我親手放進他口裡的金剛舍利，仍然由我自己親手撿回，雖經華氏二千三百度的高溫燒過，也絲毫無損。眞是不可思議！

如今我爸的骨灰供在台中太平鄉蓮花山清涼寺的地藏殿上，他老人家既可以上山和煮雲法師朝夕談佛法，又可以參加打佛七，老人家是很高興的，而我們做子女的也放心！

一朝春盡紅顏

林韓

昨日，在醫院「心臟血管科」候診。

到這裏，才發覺「老病死」是格外地鮮明、觸目。

一座候診室，坐着幾乎近兩百病人，濟濟一堂「垂危垂老」的生命。沒有人講話，沒有歡顏。環顧四鄰，也竟然沒有青年，每個人都似一包包陳舊的衣飾，萎縮於冷冷的坐椅之上。一張張漠然無情的臉孔，一頭頭零亂而蒼然的白髮；老婦多於老翁，咳聲偶然刺破沉默的空氣，診療室的門上，閃著叫號的「電動指示牌」；出來一個又補入一個，在人生之「病途」交替，其形色在匆忙中帶幾分寒傖，雖然一身虛浮之胖亦無補於健康之沒落；這裏除了閃爍在人們臉上一項面臨死亡之疑畏，所剩只是殘餘的生命價值。

「痛哭六軍俱縞素，冲冠一怒爲紅顏。」（吳梅村詩）

在這裏，沒有這種「紅顏」會驚天動地，有人爲她一怒。

沒有。這裏的女子，已是紅顏之母、之祖、之前身、之殘景、之餘唾……。

爲「我的愛」（楊惠珊主演之電影）「受苦受難」的三位證人（張毅、蕭颯、楊惠珊）如果他們來日有緣到此候診，必然會驚覺於當年的情河而今已成爲冰河……。

——在等待護士叫號，百無聊賴之際，人群中排列着這樣多破破敗敗拖拖沓沓的老年女子，其中有的手上仍然帶著凝碧翠環，頸上掛著了無光澤的黃金項鍊，但却怎麼也放不出她們「碧姬巴杜」的青春光華。那些金玉珠翠，只能說明的是「一項無奈的添加」。

皮膚鬆散地贅在頷下，欲死的秋波暗淡而迷離，嘴唇嗒然無力地微張，因此經過人工塗抹的那一層薄薄的唇膏，其顯示的如同最後一日之修飾。

「紅顏」。這些女子，當青春意氣風發散佈在她們體內之時，「紅顏」也曾在她們血裏、肉裏留駐——就在昨天。而美的嬌媚，今已無影無踪。

當年她們都曾「愛過」、「戀過」、「恨過」、「糾纏過」，那都已是古井之波瀾，不復再起。

「胡茵夢」、「崔若青」雖然都曾爲她們生命鍍過光彩；「崔鶯鶯」、「林黛玉」也曾在她們身上寫過情愁，但往事那堪回首？

候診室裏不見少年人，紅顏已老。

驀然憶起「黛玉葬花」那最後兩行絕唱：

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

「心臟血管科」，再見！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六日

小客人

沙慈

是誰
輪廻成一隻蜘蛛
摸索着
來到我的家裡

他在我床邊牆上
站了兩夜一天
好像要對我傾訴
他的萬語千言

終於
他在我的露台上
結了一張網
他自己
寂然坐在中央

一隻蜜蜂把他的網撞破了
他也吃掉了蜜蜂的頭和身
毒汁使他又一次喪失了性命

他將再入輪廻
這可憐的小客人
他會否轉爲一隻蚊
又來我家中
繼續做我的小客人
這次
該可以盡情的叫出聲

如果能這樣
我保證
我將施捨我的血
招待他垂臨

鳥

沙慈

這些鳥兒
以爲牠們自己是飛機嗎
三隻三隻
排出隊形
一隊兩隊三隊
飛得那麼似假似眞

問佛陀
我要修什麼戒
才能輪廻成鳥兒呢
我喜歡合羣
喜歡和平
喜歡沒有爭執
飛翔時擺出隊形

牠們是在叫我
認眞修行啊
認眞修行

多麼健康
多麼歡欣

小時候
雁羣就告訴過我
牠們都由輪廻而生
所以牠們在天空
常常會寫出牠們熟悉的字
人人人